

雲海玉弓緣

梁羽生著

(五)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雲海玉弓緣



五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 (第九集)

第卅三回

弱女陳情圖弭禍
神魔恃勢強凌人

三

第卅四回

花明柳暗孤雛現
石破天驚怪客來

三三

第卅五回

爲誰幽怨爲誰苦
各自相思各自傷

五九

第卅六回

惆悵深情如夢杳
暗傷心事付車流

八七



谷之華叫道：「請你們聽我一句話！」

第卅三回

弱女陳情圖弭禍
神魔恃勢強凌人

這霎那間，崑山派衆弟子都突然靜止下來，曹錦兒睜大了眼睛，神色非常難看，似是既驚且喜，又帶着幾分尷尬，顯見這個人的出現，也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！

李沁梅失聲叫道：「谷姐姐！谷姐姐！」原來這個藏在翁仲腹中的少女，正是崑山派的棄徒孟神通的女兒谷之華，谷之華抬起頭來，默默無言的向李沁梅打了一個招呼，表示看到了，眼光隨即又轉到孟神通身上。

孟神通呆了一會，訥訥說道：「之華，你、你來做什麼？」谷之華站到獨臂神尼墓前，緩緩說道：「今天是我師祖的忌辰，我一來是給師祖、師父掃墓，二來是想請你們息止干戈。」

孟神通道：「吓，你是要我就此罷手？」曹錦兒將龍頭拐杖在地上重重一頓，亦是怒聲說道：「谷之華，想不到你居然有臉到來，還居然敢站在師祖墓前說這樣的話！息止干戈談何容易！你可知道丐幫的四大長老是在給誰害的？你可知道你這十惡不赦的父親

剛才還在欺侮誰來？」

翼仲牟道：「師祖且別動怒。」面向孟神通道：「你說得對，今日之事，當然不能就此罷手！但你所要尋覓的「高人」現在你已經見到了，她本來是崑山派弟子，就在去年今日，此地此時，被本派掌門逐出門牆的，你現在大約可以相信這個人不會是我們預先約來了暗算你的了吧？好，現在就請你離開此處，要繼續再戰，到草坪上去！」要知道這裏是獨臂神尼的墳墓所在，崑山派視為最神聖的地方，若給孟神通在此亂打一場，不論最後的結果如何，若然毀壞了祖師墳墓，即算能夠殺了孟神通，那也是崑山派的最大恥辱！

谷之華眼眶裏的淚水幾乎要滴出來，曹錦兒的責罵早在意中，翼仲牟平素是愛護她的，現在也對她不諒解了，這却不能不使她有受委屈之感，但最使她痛心的却還是雙方的態度都如此強硬，看來這一場武林浩劫，已非人力所可挽回！

谷之華盡管受盡委屈，但她還是咬緊嘴唇，忍着眼淚，聽翼仲牟說完了話。

孟神通仰天打了一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之華，你聽見了沒有？曹錦兒早就不認你這個師妹了，你還幫着她做什麼？哼，哼，休說他們不肯罷手，就算曹錦兒在我面前磕三百個響頭，我也不肯休戈！」

孟神通心裏明白，那個藏在暗處的神秘人物，決不會是她的女兒，所以他仍然要按着原來的計劃，先拿下曹錦兒，再迫出那個人來。

孟神通聲色俱厲，說了這幾句話，便不再理睬女兒，猛地轉過頭來，眼光中充滿殺氣，對着曹錦兒喝道：「還不快來領罪，難道當真還要我親自出手麼？我有話在先，下手決不留情，再遲片刻，管教你們個個性命難逃！」雙掌一抬，掌力尚未發出，寒風已是捲地而來，饒是曹錦兒、翼仲牟練過一年的「少陽神功」亦自覺得寒冷難禁，牙關打戰。

就在這危機瞬息之際，忽見谷之華霍地一個晃身，攔在孟神通與曹錦兒的中間，高聲說道：「請你們再聽我說幾句話！」孟神通趕快撤回掌力，谷之華續道：「我想好幾條調停的辦法，不知可不可行，請你們雙方斟酌。」

孟神通道：「你說說看！」谷之華指着他道：「你害了丐幫四大長老，又恃強欺壓各派宗師，這些事情，本來是你的不對！」孟神通聽得她一上場就編派自己的不是，「哼」了一聲，要不是面前是他女兒的話，只怕谷之華的話未曾說完，就要給他一掌打死。

谷之華轉過頭來對曹錦兒道：「武林中有句話：殺人不過頭點地，若是他肯悔罪，

我也希望你能饒恕他，當然「悔罪」二字不是空口說說而已，我要請他做三件事情。」

孟神通面色鐵青，冷冷說道：「要我悔罪？要我向她求饒？哼，你在向誰說話？你知不知道：你父親活了這一把年紀，從來未曾向任何人低過頭？」右掌緩緩的又抬起來，但一眼望去，見女兒眼眶裏滿是淚水，一臉哀懇的神色，孟神通的手掌再一次的停在半空，說道：「好，是那三件事情，我姑且再聽你說說。」

谷之華道：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向丐幫的翼幫主、岷山派的曹掌門、青城派的韓掌門他們賠罪；第二件是你從此退出武林；第三件，我知道你得了喬北溟的武功秘笈，這本秘笈，若然留在你的手上，各派終不放心，而且也怕你所傳非人，將來又要造成大禍，所以這第三件事情，便是請你將那本喬北溟的武功秘笈，交給德高望重的少林寺主持痛禪上人！好，就是這三件事情，曹師姐，他若實現這三項諾言，我也望你得罷手時須罷手，可饒人處且饒人！」

喬北溟的歷史各派的門人弟子不知，他們的掌門却是都知道的，聽說孟神通得了喬北溟的武功秘笈，均是大吃一驚。

曹錦兒到了此際，其實亦已是色厲內荏，她看了剛才動手的情形，已經清楚知道，在場諸人，連痛禪上人與金光大師在內，都攔擋不住孟神通。

曹錦兒心中想道：「谷之華這樣調解，倒還不算背叛師門，這三個條件，若是孟神通肯依，嗯，這，這倒還可以考慮考慮。」其實她只要能挽回面子，心中已是千肯萬肯，她之所以沉吟不語，不肯先表示態度，也不過是爲了面子而已。

痛禪上人高宣佛號，合什說道：「谷姑娘這番話說得合情合理，孟施主，爲禍爲福，就全在你的一念之間了！」要知孟神通雖是大惡難饒，但要是他真的肯獻出那本喬北溟的武功秘笈的話，這本秘笈，據武林中歷代的傳說，乃是融合正邪各派所長，爲武學另闢天地的，那麼各派弟子，都可以得到益處，對武學的昌明，貢獻亦是極大。大功大罪，當可兩相抵消。何況，若是雙方不肯退讓，拚下去的話，不論誰勝誰敗，總是一場浩劫。

這時，千百道目光都集中在孟神通身上，孟神通神色木然，從外表看來，倒不像剛才的那樣發怒、可怕，痛禪上人和曹錦兒等人，也就是因爲希望他能念在骨肉之情，故此才對他有所期待。

那知孟神通此時正是傷心到了極點，所以表示面看來，反而顯得異常的沉靜，一點怒氣都瞧不出來。但見他沉默了好一會子，忽地爆出驚天動地的狂笑之聲，震得各派弟子耳鼓都嗡嗡作響，功力較低的竟然暈倒地上，狂笑之後，孟神通扯着頭髮叫道：「

好呀，枉你是我的親生女兒，是我僅有的一點骨肉，你、你竟要迫你的父親屈辱求饒，胳膊不向內彎反向外彎！我孟某縱使是造了如天罪孽，也不該受此報應！」

谷之華平心靜氣說道：「你答應這三件事情，我也答應你一件事情，不管你過去的罪孽，我願意重新認你做父親，在你退出武林之後，咱們兩父女揀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隱居下來，我終日陪伴着你，永享天倫之樂，決不分開，爹爹，你願意麼？」

孟神通剛才正像一個瘋狂的野獸，但谷之華的這番話，却像最高明的馴獸師手中的鞭子，登時令得孟神通平靜下來，也像他女兒一樣，眼眶中滿是淚水！

面前站着的是他唯一的骨肉之親，他想起了去世的愛妻，想起了過去多年，別人所不知道的，他內心的寂寞，女兒願意侍奉他的終生，與他一同逍遙世外，這不正是自己的願望？難道還不值得為此而犧牲武林霸主的尊榮？這時他一片惘然，思如潮湧，幾乎就要衝口說道：「好，女兒，我依從你，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別人的話！」但話到口邊，他却又沒有勇氣說下去，但見他眼光閃爍不定，唉，誰知道他在想的什麼？

谷之華目不轉睛的望着孟神通，她這次出來調解，一線的希望，就是在於孟神通能爲父女之情所感動，只見孟神通的面色越來越顯得慈和，谷之華幾乎聽得到自己心跳的聲音，她心中又是歡喜，又是悲傷，想道：「若是他肯接受調解，這一場的武林浩劫就

可以避免了。我也就要伴他過這一生了。嗯，別人將會怎麼想呢？」她知道本派與孟神通仇深似海，即算經過調解，但仇恨之心總不會就此冰消，自己復認本派的大仇人爲父，等於自絕師門，縱然自己是一片苦心，只怕掌門師姐也絕難諒解。也即是說自己重返師門的心願，將永無實現之期！

她腦海中又突然出現了金世遺的影子，去年今日，她被師姐逐出門牆，金世遺送她下山時開解她的那幾句話，她還記得清清楚楚，那幾句話是：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運出污泥，鳳生幽谷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有何相干，何需煩惱？」想不到今日爲了挽救這場浩劫，自己却可能與他「清濁合流」，「嗯，要是金世遺知道了，他又將怎麼樣看待自己呢？」不錯，她也會經聽到過金世遺的死訊，不過，她是武林中唯一對這個消息不肯輕信的人。

但這些思慮，不過像淡雲遮蓋着熾熱的太陽，她有一顆熾熱的心，甘願委屈自己，捨己救人的心，一方面是要將自己的父親從罪孽的深淵中救出來，一方面也是要将掌門師姐從死門關上救出來，那麼一切非議，甚至是金世遺的非議也算不得什麼了，她心中暗道：「但求我心之所安，知我罪我，都由他吧！」

可惜的是，儘管谷之華甘願委屈自己，捨己救人，她的目的仍是不能達到。就在她

剛以為有成功的希望之時，孟神通的神色忽然一變，淡淡說道：「你所說的這三件事，我一件都不能辦到！」

父女之情，終於敵不過他要稱霸武林的野心，更確切的說，是他極度的驕傲，令他在一再躊躇之後，終於下了決心，他不能在勝利即將到手之際，反而向自己所看不起的敵人屈膝求饒，「何況，我冒了性命之險，歷盡萬苦千辛，求得這部武功秘笈，爲的什麼？」思念及此，心意立決！

這霎那間，谷之華一切都絕望了，孟神通的聲音雖然平靜，甚至帶着幾分慈和，但對於她却不管，是焦雷轟頂，登時只覺地轉天旋，搖搖欲墜。

孟神通笑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有一個天下無敵的父親不更好麼？」輕輕推開了她的，又向曹錦兒那方走去，每走一步，殺氣便添一分，可是，他剛走得三四步，谷之華又追上來。

孟神通一皺眉頭，還未說話，只聽得「唰」的一聲，谷之華已把霜華寶劍拔了出來，孟神通冷冷說道：「你要與我爲敵麼？」話猶未了，陡然間只見谷之華倒轉青鋒，一劍就向自己的胸口戳去。

曹錦兒「啊呀」一聲，叫將出來，幾乎就在同一時候，緊接着只聽得「噹」的一

聲，一道青光，騰空飛起，谷之華寶劍脫手，倒下地來，孟神通跨步向前，雙手一齊抓下！

然而也就在這同一時候，孟神通忽覺兩股大力，一齊攻來，原來是痛禪上人和金光大師，他們是在孟神通和女兒說話的當兒，前來保護曹錦兒的，這時見谷之華突然倒地，兩位大師不約而同，一齊出手。

孟神通左掌接痛禪上人，右掌接金光大師，悶雷似的「蓬、蓬！」兩聲響過，孟神通倒退三步，痛禪上人與金光大師亦自立足不穩，左右分開，就在這時，曹錦兒已把谷之華抱了回去。

孟神通怒道：「她是我的女兒，我要取她回去，是死是活，你們都管不着！」痛禪上人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老衲管不着，這裏却還有管得着的人！」回過頭來，問道：「老衲可說的對麼？曹大姐，這事情該是你管！」

曹錦兒將谷之華交給了一個女弟子，神情肅然，正色說道：「我今日以岷山派掌門的身份，當衆宣佈，我允許谷之華從今日起重列門牆！」谷之華捨了性命來維護她，終於將她感動了，可惜的是谷之華却聽不見。

武林中父、師並重，而且，若在父親和師父敵對的時候，規矩是從師不從父，除非

她甘願脫離本派，那又另當別論。現在，赴會諸人，人人都聽見谷之華剛才那番說話，要是孟神通不肯答允那三個條件，也是不肯與曹錦兒和解的話，她就不認他做父親。而且人人也都聽見，谷之華在稱呼曹錦兒的時候，口口聲聲叫她做「掌門師姐」，這也就是她不願脫離本派的明證，現在曹錦兒已正式宣佈，許她重列門牆，孟神通任憑怎麼說也管不着她了。

痛禪上人義正詞嚴的說了幾句話，便不再理會孟神通，逕自回去看谷之華，只見谷之華雙眸緊閉，面無血色，曹錦兒含淚道：「氣息都似乎沒有了！」

痛禪上人一診脈象，說道：「不，她一點事情也沒有。」曹錦兒剛才抱起谷之華的時候，已覺得她全身冰冷，現在痛禪上人却說她沒有事情，若非痛禪上人是德高望重的武學大師，她怎也不會相信。

痛禪上人道：「她是沒有事情，但我現在却沒法叫她醒來！」

曹錦兒道：「是中了迷藥？」痛禪上人搖頭道：「不，若是中了迷藥，那倒好辦。」她是中了一種武學典籍中從未見過的奇門點穴，老衲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」

原來孟神通在谷之華拔劍自殺的時候，心念一動，立即便使用從喬北溟武功秘笈中所學到的一種「逍遙指」功夫，將她點倒。這種點穴，對於身體毫無傷損，但若非懂得

這種點穴法的人解救，永遠昏迷不醒。孟神通施展這種功夫，一來是爲了不讓女兒自殺；二來是令到谷之華不能再向他囑囑；三來是萬一她被對方的人搶去，料想也沒人能夠給她解穴。

曹錦兒放下了一半心事，問道：「然則，這怎麼辦？」痛禪上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若是這次會後，老納微幸得以安然無事的話，當用一指禪功，替她打通奇經八脈，那時她自會醒來。」一指禪功是少林七種絕學之一，用時頗耗功力，而且最少也得兩個時辰，方能替人打通奇經八脈，所以痛禪上人現在不能施救。曹錦兒已知道谷之華毫無傷損，而痛禪上人還不惜耗損功力，願意在會後將她救醒，愛惜後輩之心，實是可佩。曹錦兒想起自己以前對待谷之華的種種，不由得又是感激、又是慚愧。

翼仲牟道：「先把谷師妹搬回觀中去吧，免得再給孟神通搶去。」曹錦兒道：「你說得是，但還得請一兩位武功高強的人保護她。」適才屠昭明大破武當劍陣，武當派有幾個弟子受傷，這時也正要找人護送回去。李沁梅拉一拉母親的手，馮琳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願意伴谷姐姐，好吧，我們兩母女送受傷的人回去。」馮琳武功，僅在痛禪、金光兩位大師之下，自是最適當的人選。馮琳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鍾展，你也和我一同回去，武當派這幾個受傷弟子，都是男人，你照顧他們方便一些。」其實馮琳一向就不拘